

名家

MING JIA

理想国选书

之十月专辑

我们的粮食

◎冯积岐



冯积岐：宝鸡岐山人，陕西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，出版长篇小说《沉默的季节》《逃离》《村子》《遍地温柔》等12部。

长篇小说《白鹿原》中有一个细节：关中农民喝完麦面糊糊，用舌头把碗的四周舔得干干净净，如水洗一般。这个细节极其真实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我的祖父就是这样，他每顿吃完饭，必定要舔碗的。家里的任何人，吃馍的时候，就是有米粒大的馍花儿掉在地上，祖父都要用手指头把那馍花儿粘起来，送进嘴里。祖母活着的时候说，祖父是木匠，每次外出给别人家盖房子或者做家具的时候，必把家里人爱吃的米、面、盐、醋按人头量好，其他的粮食与调料，祖父就锁起来。然后，他将钥匙带走了。

其实，那时候我们家并不缺粮食，可是，祖父对粮食珍惜如命。夏收时节，每次扬完场，扫帚扫不到的地方，遗落的麦粒，祖父蹲下来，一粒一粒地捡拾。在祖父看来，有粮食才有命，粮食是人活着最基本的条件。祖父是从民国十八年（1929年）的关中饥荒中活过来的。那一年，我们关中饿死了不少人，绝户的也有。祖父那一代人是饥荒中逃出来的，对粮食有很深的情感。

其实，我年轻的时候，也深深体验过饥饿的滋味。那时候我们家已经败落了。每年三四月青黄不接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四处去借粮食，看惯了眉高眼低，习惯了被人羞辱，只要能借到粮食，即便给人家下跪也无所谓。我深刻体验过，在饥饿面前，人是没有尊严可言的。我记得，有一年已经搭镰收割小麦了。我们一家人给生产队割麦子收了工，大约下午一点多了，大家回到家里一看，锅冰灶凉，母亲没有做饭，也不知道哪里去了。我已饿得坐在房檐上一句话不想说。过了一会，母亲急匆匆地回来了，她额头上汗珠滚滚，手里提着一个面口袋，进了灶房。原来，母亲外出去借面了，家里断顿了。直到母亲下世，我也没有问过，母亲是在什么地方要的面。我不能张口，也不敢张口，我担心我一问母亲，会控制不住自己而放声大哭。

分田到户以后，我们一家对粮食分外珍惜；宁愿穿朴素一些，也不把粮食卖掉去买衣服鞋袜。1995年，举家进城时，我们竟然积攒了十六石小麦。因为要在西安城安家，小麦没法运过去，我心疼也没有办法，只能把这十六石麦子给了亲戚。

我在小说中多次写过饥饿。那时候，我常常被生产队长派到距离村子二十里开外的山庄去劳动。在山里，我们生产队有二百多亩土地。每天清晨，星星还没有落尽，就爬起来犁地，大约到了上午十点多才收工。等收工时，我饿得躺在湿土地上起不来了，恨不能抓一把土填进嘴里。有一天，我去很远的地方割柴，割到下午的时候，我饿得一头栽倒在坡地了，强撑着爬起来，爬上院畔，站在一家人的窑门口，朝窑洞里那个女人叫了一声“姨”，并问她，能不能给我一口馍。

那女人说，没有馍，有搅团（关中用人用粗粮做的吃食）。我有气无力地只说了一个字：“好。”女人从案板上拧了一块搅团给我。本来，搅团是要用盐醋辣子调着吃的。我接过搅团，几口进了肚子。我抬头看时，给我搅团的女人也就二十岁上下，和我年龄差不多。几十年过去了。我至今没有忘记给我搅团吃的那个女人。

人是靠粮食活着的，这个道理太简单。农民一生在土地上奋争，就是为了我们的粮食。因为我知道饥饿的滋味，我才对粮食有特别深厚的情感。也许，当下有些年轻人赶上了好年月，没有饥饿的体验，便对节俭有些漠然了——建议习惯倒掉剩饭的人，两三天不吃饭，感受一下饥饿的滋味。

虽然，我进城几十年了，每年夏收的时候，我仍是担心下雨或刮风，而且念念叨叨，让农民顺顺当当把麦子收回来吧。妻子说，你现在不种地了，不是闲操心吗？我是进了城不种地了，可是，我觉得，我依然是农民。我回老家时仍喜欢干农活儿，农民的情感没有消逝。我热爱自己的农民身份，更热爱我们的粮食。

《可爱的共和国人》

作者：何建明
出版：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伟大出自平凡，英雄来自人民。书中选择了20位可爱的共和国人，他们中有港珠澳大桥的功臣林鸣总工程师，有原子弹、氢弹主要研制者王淦昌，有华西村老支书吴仁宝，有几十年蹬三轮车挣钱捐助大学贫困生的白方礼，有天津爆炸现场的英雄“刚子”，有一生致力于让大庆油田几十年高产的“新时代铁人”王启民……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，但他们在平凡岗位上作出了不凡贡献。

黄岛

◎杨闻宇



杨闻宇：西安人，著名军旅作家。1969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。有百余篇散文作品被各类文库、大系、选本收录。其散文被誉为中国当代男性散文精品。

从我于西北，我是退休时迁居青岛的。市区进不去，朋友为我物色的安家处是黄岛。黄岛在青岛之西，中间隔着胶州湾，外地人罕知其名。也有人提示我：黄岛，本来就是荒凉之岛嘛，怎能跟青岛相比呢？西北干燥，我是想图个湿润环境打发晚年，管它什么“青”与“黄”呢。

崂山是青岛名胜，定居后游览崂山，我首次见到凌霄。

下清宫有处“三株同体”的景观，一株银杏与一株古柏之间，夹着一株虬枝盘旋、扶摇而上的凌霄，花开满树，在顶梢最高处灿然成一片灼目的云霞。凌霄聚集伞圆锥花序，唇状花冠呈漏斗形，硕大，橘红，孩童抱下来吻一下尾部，甘甜，吻后挤成扁平状，鼓腮一吹，有喇叭样的“呜呜”声。凌霄繁花连云，花朵里却不含什么天籁之音。我当时就想，崂山的什么气，为什么这样大？世上的花，当而观赏之外，多宜于弯腰俯看，唯独凌霄

霄，从云端俯视这碧海蓝天、红房绿树的青岛，高雅绝尘，冠绝花类。崂山之名气，莫非与凌霄有涉？

陈继儒在《小窗幽记》里写道：闭门读佛书，开门接佳客，出门寻山水，此人生三乐。我在黄岛，对此三乐，都有所体验。

闭门读书时，所读的虽非佛书，却是早年选择而储存下来的、自认为是今生非重读不可的精品。倘若以书籍比喻整个人生，前半生为正文，退休生活便是详尽的注释，细读注释以解析正文，参悟走过的人生历程，温故知新，大可以弥补老年岁月里的匮乏。

次条是开门接佳客。在黄岛人地两生，数千里外的朋友，来一趟不易。近些年常“接待”的，主要指微信里的佳客。我的微信里，全是筛选过的新朋旧友。幸运的是，好几位是年逾八旬的经受过风雨洗礼的师友，心存高远，智勇内蕴，信息有限，却大可以弥补未读佛书所导致的遗憾。

三乐的要点，是出门寻山水。五岳、庐山、黄山、天山，我涉足过，新居就近的大珠山、小珠山，我也登临过。居住的小区近海，从住室落地窗前，倒是随时就能看见黄海。老年人爱好散步，特别是近几年海边建成了50多里长的木栈道以后，只要天气晴好，我与老伴常去散步。木栈道沿着海岸线蜿蜒而进，坡度平缓，弹性适宜，踏出的脚步声尤其悦耳。栈道，本是在山岩峭壁上凿孔支榫再铺上木板而成的窄路，《战国策》记

载“栈道千里，通于蜀汉，使天下皆畏秦”，而今将这古香古色的栈道从数千里外的秦地引进于海滨，任两个秦地出身的老人优哉游哉，一两个小时不觉其累，忘记疲惫的原因，可能也是因为步移景换，美不胜收吧。

就近的石雀滩、银沙滩、金沙滩，礁石随处可见。潮汐、风涛靡靡登崖所雕刻出来的礁石，纤尘不染，或如竖插插天的枪戟剑戟，或如跃纵蹲踞的狮虎熊豹，或如域外城堡的微型缩略，千姿百态，逼真，耐看。面对着浪涛不分昼夜地扑噬袭击，礁石们是宁可粉身碎骨，化为齑粉，也绝不后退一步。海滩是上天恩赐予人间的别样的乐园，这里有号称的“亚洲第一滩”，那人人乐于赤足享受的绵软细腻的金沙银沙，我疑心，其前身很可能便是远古时期峥嵘峻峭的礁石。

留恋冲撞激越的雪浪花的韧劲，敬慕坚至刚毅的礁石风骨，老伴用手机拍下这“万马奔腾、杀声震天”的浩大场景，便发送送给曾在军旅里相处过的战友……

栈道外侧是巨浪，礁石，内侧则排列着“军人”齐整的军阵，不是军阵，而是齐刷刷的密集整齐的松林。临海之松，敦实曲扭，长不高，也射不直，身高也就是六七米上下。夏至前后，翠莹莹的松枝上一满是微微泛蓝的似乎敷染了轻霜的松果，拳头般大，三四个集成一簇，这等瓷实、凝重的绿松石之色泽，又取辽阔的海天雪浪为浩茫底衬，声喧礁石岸，色静

深松林，仿佛是只能绽开在天宫瑶池里的丹青画团。

松林外边是洁净而不甚宽的环岛公路，公路那边，连片镶嵌着梧桐林、洋槐林，银杏林、樱花林，面海而挺立于前哨的，唯有这经冬不凋的清一色的松林。黄山松、华山松，盘踞悬崖，备受人们的膜拜与礼赞，这面对着礁石与大海、像军人严阵以待似的松林，悄悄静穆，俨然如雷，紧紧地守护着身后繁花似锦的家园。

滨海栈道及环岛公路的两旁，铺满了叫不上名儿的野花，花色随着季节交递不断变换。可能是因为见惯了绚丽的杏、李、桃、樱，这里格外惹眼的，是公交车站木架上浓荫蔽空蔽空的凌霄。

我国是凌霄的原产地。黄岛新建的公交车站，将崂山上那“下方雷雨清可见，上界星辰静夜打”的凌霄，移植于海滨，引进到阔大、临海的木架上来了，内在的原因，很可能是因为这凌霄之盛期，从夏至一直能延续到十月深秋吧。花事连绵，世运久长，也蕴寓着黄岛之美会走出自己的生命长度。

迁居黄岛，眼看就20年了。初至时，小区边上新栽的梧桐树胳膊粗细，而今生长得绿荫蔽日，甬道沁绿，当年细细的躯干，现在得伸开两膀才接得住。

倘若依然“有朋自远方来”，打问“黄岛”二字的来历，我会这样回答：我们是炎黄子孙，因为她与波澜壮阔的黄河连襟，故命名为黄岛。

《诞生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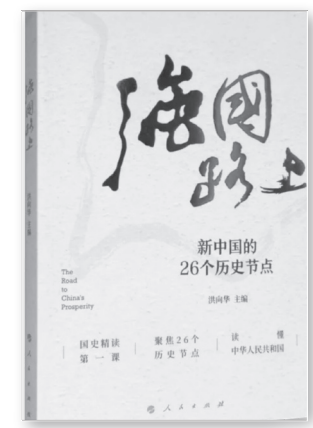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：董伟
出版：东方出版社



作者围绕新中国成立这个主题，依托《人民日报》丰富的资料，别出心裁截取了1949年1月至10月的这段历史，以丰富的史料和独到的眼光串联起新中国从萌芽、发育到成型、诞生的历程。这10个月，每天有大事，月月有精彩，随着基石奠定，砖、瓦、大梁飞速到，共和国宏大建筑的雏形已具，真实的模样逐渐显现。本书角度新颖、史料丰富，写的是故事，反映的却是规律，是经典的“国史教育第一课”。

《强国路上》

作者：洪向华
出版：人民出版社



在这部著作中，作者准确把握新中国历史发展脉络和逻辑，精心选取新中国砥砺奋进的26个重要历史节点：新中国成立、抗美援朝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、“两弹一星”、十一届三中全会、全面深化改革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……涉及政治、经济、科技、民生等新中国建设的各领域。这些历史节点具有代表性、标志性，充分展现了新中国从成立到富强的壮丽历程，全面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之道。

（王卉整理）

云雾太白

◎常晓军



常晓军，大学教授，陕西文艺创作“百人”作家。著有《一个人的行走》《我是兵》《张爱玲传 绝世芳华》等作品，获冰心散文奖、中国宝石文学奖、徐霞客游记散文奖、陕西省评论奖等。

通常意义上，一座山的出现需要时间来衡量，只有经过了沧海桑田的蜕变，才会从不起眼成长为高峰入天。而眼前这座汇聚了南北景致的山脉主峰，某种程度上已超越了大山名川的雄宏气魄。与静穆中透着神奇的泰山相比，它雄冠秦岭，俯瞰五岳；与高挺中有着险峻的华山相比，它耸立关中，照临西土。所有这些，都足以以为这座大山投射上玄秘的光芒。尤其那原始丛林的诸多神秘，更写满着一座山的前世今生。

山是云家乡，云是山衣裳。恍

若轻纱的云雾缥缈缭绕，闪烁着诗意的百啭千声，在空旷中弥漫着不同凡响的迷离的美，让人不断地领略着春的绿、夏的翠、秋的黄、冬的苍。为更好认识太白山，我从眉县汤峪口探寻过，从太白县城的山道上涉足过。每次都带着不同的新鲜和异样的感觉。一次次走近，为让山风吹拂心灵，为感受荆棘划破身体的滋味。绿意葱郁苍翠，犹如浩瀚无际的大海，带着古老神秘从生命深处扑面而来。缠绵反复的色彩变幻，难道只是心情的外在表现？山崖采药的汉子，茅屋中的修禅者，飞在高空的鹰隼，正是这一个个不起眼的生命，不断地丰富着云太白太白的曼妙，让想象生出许多新鲜的话题。

这美，氤氲着生命的形质，借助着山水的意象，既涵盖着自然和人文的诉说，也有着对永恒赞美的勃勃生机。在柔韧中呈现出刚毅，在自由中映照出恬静，在坚忍中散发着灵魂的焦渴，在神奇中炫丽着未知的秘密。放眼过去，通往山上的路在山间的翠绿中延伸着、起伏着，在若即若离中连接起山里山外两个世界。那远远忽

近的心旷神怡，如同魂牵梦绕中的精神家园；那诗意吟诵下的鬼斧神工，仿佛是精工雕琢的艺术品，呈现出千万色泽，映照灵魂深度，在太白云天中繁衍着美不胜收，繁衍着独特的文化，繁衍着雪色盈盈的壮观与脉脉温情。千峰笋石千株玉，万树松罗万朵云。这些不同的意境，有着令人惊叹的深刻，有着古朴温厚的灵性，始终让人向往不已。历尽万般辛苦后，总算登临了拔仙台，只见周围群石遍布，风呼啸而过，惹得衣襟四向翻飞，蓝天蓝幕下犹如穿越到另一个世界。“武功太白，去天三百。”寒气逼人中，反而有得道成仙的感觉，不由得心驰神往起这苍青的山来。俯仰远眺，群山矗立，空旷高远。山如岗阜，凹凸有致。水如银带，弯曲随性。便想起从飞机上看这蜿蜒的秦岭山系，山山相连，如梦如幻，苍苍茫茫，气势雄壮。有人说：人来自自然，复看见自身的自然。确实，作为物象和精神之美的大山，这美是山水色彩的变幻，从而让季节拥有了太多的感觉。苍翠层叠的绿，满眼鎏金的黄，甚至那凋落的苍苍中，

也饱含生命的炽热与眷恋。原来，眼中纵有千种风景，也未必能用言语来表达这自然之象。大自然以水清云淡的散漫笔触，正在自然的铺陈中展现出山脉的雄浑。

山有仁，上善若水；水生智，有山有水。行在山中，有谷有湖、有石有瀑、有泉有潭，真可谓包罗万象。从拔仙台望过去，水面碧波，银波闪闪，有着远离人烟的虚无，有着诗意的呈现，有着云水飘绕的写意。若要说诗意，这成形于第四纪冰川的大斧海，盛满的又何止是震撼？有人说，太白山是秦岭山脉的灵魂，这些高山湖泊其实才值得欣赏。就像是太白山的心脏，平静中有着野性，碧蓝中蕴藏生机。

天地之间，瞬息万变，变幻莫测中又是云海翻滚。而身处秦岭山脉中的太白，在众峰的簇拥下宛如仙境。飘逸的云雾含着羞意，就像是缀在山间的花枝，时远时近，神秘莫测。尤其那被大自然巧妙镶嵌于山巅的海子，常年就这般云雾笼罩着，想起来就让人心驰神往。湖面上依然云雾交错，时而盘旋倾注，时而薄纱环绕，映衬着亘古时光中的荒凉与静谧……

（肖像作者：陈亮）

相信理想的力量

理想国

阅读热线：0917-3389388